

豐
草
菴
文
集

豐草菴文集自序

往余病中痛念生死變姓名草衣芒屨走靈巖見我師
夫山和尚和尚俯憐愁苦謂余天資近道許隨眾入室
名之曰玄潛字之曰侯菴乃草木數易瞻道無涯無以
承和尚遠大之期則玄潛負罪久矣丙申復上靈巖參
請之暇草雜問十餘條披肝露膽翼拔膏肓其一曰雁
過長空影沈寒水正是光影奔馳棒如雨點喝似雷奔
猶屬門庭施設靈巖堂奧中事則不問新修佛殿作何
指向其二曰禪樂府位置宮商樂府禪安排佛祖知音
不必頻頻舉作者須知暗裏驚祇如屋北鹿獨宿谿西
雞齊唳畢竟是何曲調其三曰晝憶江干三月裏鷓鴣

號處百花新尋香逐色者死在句下無言人在虛空背
上唱出八萬四千陀羅尼未審誰爲翻譯其四曰權實
紛紜主賓歷落三代而下以暴易暴不知其非而今追
還太古不動干戈致太平馮何垂拱其五曰喫粥了洗
鉢盂便道一切現成天帝釋駕百寶芙蓉輦在蚊子眼
睫上左衝右突古墓前石羊石馬一齊發笑是平常是
奇特其六曰百千萬億菩薩出廣長舌相各申一問只
須咳嗽一聲答過了也近來春行秋令氣候不常街頭
巷尾一箇箇傷風咳嗽大醫王慈憫眾生還用防風桔
梗也無其七曰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滴露研朱點
周易盡未來際講不了八卦五行無陰陽地上還著得

算子否其八曰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爲報不平先將第八識一刀畢竟捉刀之人具何謀略其九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白馬廟冷灰堆裏撥得幾箇祖師其十曰檐頭雨滴分明歷歷趙州柏樹子從耳朵裏透過忽然曜靈東出望舒西御交互爭輝眼睛裏還著得一物麼其十一曰秦始皇三十四年燒盡天下圖書有箇漢大無慚媿上不襲古下不依今將條龜毛索子把他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一串穿卻不知所讀何書其十二曰煙雲生背面星月繞檐楹無縫塔樣子被人借去王楊盧駱文采風流不復存造得一所空王殿上梁文若爲裁構其十三曰臧頭白頭黑馬家父

子使得人七顛八倒全沒些兒意思智曾為浪子偏憐客
未審如何垂手其十四日方行詰曲崎嶇路又聽輶輶
格磔聲行路難令人腸斷一丸泥封函谷關把斷要津
不通凡聖遮裏還有出身一路否時山中諸禪長各有
名言啟益和尚亦恕其狂瀆尊嚴閒批答一二語如倚
天長劍而立潛根凡習錮卒無以當和尚也及抱病歸
黃葉邨益鬱鬱不自得輒思遠遊一夕夢夫山和尚同
道峰山翁和尚坐怪松下執卷共讀立潛長跪慟哭於
前其明日壬辰時加於午自筮得離之既濟曰余遠遊
其有待乎騰蛇附斗鄉挾南宮朱鳥入於險阻又十二
次之伏位矣余安得立縱情山水閒其有文役乎火耀

內外丹雀飛則文字之符也及留豐草理殘文乃悟卦
律之奇而益自悲學道之未成也

豐草菴文集總目

七耀編

丙戌

丁亥

庚寅

樂府編

辛卯

文苑編

辛卯
丙申

壬辰

乙未

豐草菴文集目錄

七耀編

七耀 虎官志 眞武像記 難經纂注序

春秋始隱公元年解 兩道人家語 文亡論

文術解 與友人論文書 文音諡法解

酌中志序 志園記 復嚴旣方書 復計甫

草書 題嚴子春王正月辨 古醉說

豐草菴文集目錄

樂府編

樂府擬 六詩測 六詩用 詩均徵 文章
形勢玉符 三正並建議 東字說 外字說
五德廣訓

豐草菴文集目錄

文苑編

文苑英華詩略序 非煙香記 博山鑪變

眾香評 夢遊篇贈五湖客 林氏釋 釋分

野 旋宮釋 釋五行卦象 非煙香法自序

題曉寒合錄 題樵耒二兒雜文 書先君

贈非翁長歌墨蹟後 芝筠詩序

豐草菴文集卷一

七耀編

吳興董 說若雨著

七耀

丙戌

豐貞處士棲病苔花之浦澄華大夫聞而造焉曰先生何悴也處士曰在昔皇天平分四民予獨崎嶇與愁俱生紛窮爛漫巖憤崢嶸綢繆摧剝別離和平恆傷心於枯樹潛寄哀於暮雲是以雷氏投鍼而長邁韓休采藥而無勳大夫曰蓋聞鄒子之吹黍寒霜之谷雍門之鼓淚高臺之君故氣感則翩移風土情函則驟革衰榮矧先生之菸萑迺繁憂之斲屯於是豐貞處士徙席而請曰鄙人屏陋傾耳琅音

大夫曰崇墉窈窕甲觀浮游樓迎遠岫沼帶滄洲漁鮑
獵砌環錫瑩球闢竹房而隔暑起梧館而延秋爾乃梁
飛耿介衢互轆轤圖畫滌洄周章髣髴獸含環而鬱怒
鸞集棟而舒翼鹿遊翠杼虎步蜺綵眩橘柚之夏垂驚
芙蓉之倒植窺窗駕鶴之僊司戶吹簫之客流瞻則雲
起千門雄嘯則山響四壁於是白日闕華鐙輝息閒廊
聳曲池浮萍斷而樓影斜玉笙歇而風琴徐酒酣埽石
列坐參差草承衣而雙碧花炤顏而並朱此宮庭之上
麗也先生有意則執簪以從處士曰僕病安卑不願也
大夫曰廊高門而進鏘車寫古臺而結豪客聯裘則貂
鼠蒙茸接履則明珠磊落敷涼則木葉齊鳴搗麗則丹

霞滿室莫不譽重青霄詞高白雪或龍翔鳳翥伯喈中
興或泉涌雲浮君苗焚筆月敲而文轄方投觴半而寶
刀初脫於是鏗鏘竝奏尊彝在前飛藻與酒車同騁高
言與舞曲俱宣近空四海遠轍千年梅花落楚賓之月
霹靂響霜清之筵此亦少年之勝締也處士曰僕病居
幽不羨也

大夫曰昔者天地缺裂鴻蒙冤沈撼海爲濤盪山爲雲
豐隆擊而猶怒飛廉呼而未平爾其爲氣也蒼蔚勃鬱
曉驚倏忽結汗布漢悽愴的皪晶晶晃晃淋淋淅淅於
是降神於昆吾之野集靈於歐冶之宮鑄成寶劍名曰
青萍皎乎如素蜺蜿蜒乎九天蕭瑟乎如洞庭秋波而

草木零潔清平如澄江靜而魚蜃無聲飄飄乎如崩霜
裂雪磊砢而峻嶒靈犀冠首烏篆騰文寢以琉璃之室
照以夜光之珍或佩遊趙國或杖入西秦于天則斗牛
氣紫渡江則蛟龍血紅有臨風而報公子亦借首而哭
將軍此亦劍客之慷慨也先生欲之則匹馬唯命處士
曰僕病耽枯不樂也

大夫曰西涼蒲萄河東桑落長安層醞仙家首藥或氛
氲三雅或醇酣千日翠釜則乾坤并包玉漿則山海囊
括爾乃榴房緇隔瓜膚綠沈禾標雀瑞鹽示虎形羹炎
州之袞翼脯九真之蒼麟剖青鸞之孕擢縞鳳之筋鏤
膾則繽紛雪聚雕蚶則偃蹇龍文銀蔬碧菜夢豈崑蘋

既鳴調於南國亦稽美於僊靈使伊尹呻吟於爽味易
牙躑躅於無珍此亦嘉肴之選和也先生欲之則鸞刀
奏音處士曰僕病崇虛不甘也

大夫曰平陽舞伎衛國佳人皓若廬山之瀑翻若瀟湘
之雲凝如碧獻動似輕鴻於時妝成未出環佩鳴帷翠
羽循鬟而擁翅孔雀掠鬢而低飛臨池則北風吹帶卷
簾則青山寫眉承落花而乍笑倚修竹而疑悲旣而玉
臺聲靜攜手椒隈睇交龍於機錦瞻合歡於庭枝纖腰
敲而寶釵墜蘭澤聞而羅衣開望流蘇而徙倚擁墮髻
而徘徊此亦姣麗之窈眇也先生無情乎哉處士曰僕
病棲貞不豔也

大夫曰將與吾子衣魚鱗之繡踐遠遊之舄冠裁白鹿之皮杖出杜鵑之國騎雲御霧追風逐翮索幽異於霞門蹟靈標於僊宅江南二月山花正繁停車問嶺緩棹存潭草何巖而不綠巖何鳥而不喧入王維之圖畫訪謝客之詩篇於是空山日暮白雲未還望古人而遙戚展素琴而永歎歌曰春風寂兮春草閒懽短哀長兮落日炤顏千秋兮萬歲山高兮水潺此亦達士之瑰遊也處士曰僕病沈幽不暇也

大夫曰若乃驛情玄路飛賞天臯話白雲而晝永詩招隱而神超恆無賓而放鶴亦隔水而問樵於是誅榛道峻巖關枕陽峰以葺屋漱曲渚以程軒庭種挂瓢之樹

家富釣魚之竿焚柏葉而隸黃庭手松枝而詒楞嚴遊
日茅君之史涼心浪跡之篇侯封則夢鄉萬里帝錫則
秋雨一簾竹成城而禦客鳥集門而拒轅山雲來而晝
室暝清風至而夏葉乾曾無歷日永謝人閒處士曰物
各有短情各有涯魚宮蘋汜禽館松崖敬佩未訓長撤
紛華

虎官志

丙戌

鹿山樵曰山蓋有虎官云虎官姓吳氏小字四君故稱
吳四神少牧牛曠野日暮騎虎而歸父母驚欲逐之父
樵也一日披荒林見四君坐白石南面百虎蒲伏徐與
虎約曰帝錫我此土經緯十里羸雞通豕勿得食不用

命者脯之客虎來則禦之必報來不報犯而不禦截其
左耳父神四君不果逐四君壯別築室空山其室但具
梁棟不爲垣牆夜使虎宿衛日範土爲羊得千餘頭謂
人曰將以飼虎也山中人或見虎一耳明日問四君曰
嚮至飲馬池彼虎前驅而情余有常刑自是鹿山無猛
獸憂雖風雨道有人山中神之號曰虎官嘗陳雞黍集
客夜大雷雨有客道遠乞留虎官曰貧無榻君可去今
贈君雙符君第掌握無反顧走崎嶇中錯繆盤紆皆得
馳道遽執客手書空左右各一字復誡曰及門展握矣
客遂行至家敬握未展家人望見皆反走客徐展左手
左雷嘯而去展右手亦如之蓋二虎也山中爲之語曰

有酒勿醉吳君家二虎送客爭磨牙嘗求濟渡頭舟子
難之虎官曰第爲我寄貓東村舟子受貓行一里許貓
隆隆漸張則猛虎也後謚其渡曰貓渡虎官飲食宴息
壹如人獨裁荷葉製冠麻衣長袖袖中有靈璧石玲瓏
層迴石穴各棲數虎其虎如豆虎官且死歎曰我沒而
爲神終不令我土人饗虎我子孫當爲參虎氏以旌神
靈今山中立廟祠虎官然虎官再傳而絕不能氏其後
世矣野史氏曰余聞樵言虎官產嘉靖間樵大父及見
之昔漢武好鬼神之事牡馬乾魚並頒祀典上林甘泉
柏梁銅柱之屬鬼言無方禮神君於壽宮候老父於海
上羽衣將軍六印磊落公孫持節樓觀嵯峨吾讀封禪

書及漢武內傳未嘗不歎怪迂成俗也肅皇帝錄異
搜神雷宮龍都特起醮壇禮使悉命儒臣萬壽祈宮炳
麟符籙履其朝者有元封太初之思天作虎官鹿山鳴
異應時而出捷若影響山川鬼神皆以朝廷爲樞方虎
官神蹟琅然薄俗雕琢殆將奇貨視之令紅篆封章貢
神闕下汾陰寶鼎方此非奇當日銷聲幽谷者鹿山之
人凜樸哉

眞武像記

大嶽之神提北方玄壘建威靈於二十七峰之上歷朝
祀典與星斗並尊宋祥符間廟堂方崇封禪作玉清昭
應宮募天下名流丹青殿壁載筆試者三千人武宗元

爲冠宣和畫譜錄宗元渡海天王朝元仙仗諸圖十五
眞武居一其畫祕世莫得見王生者善畫尤長道釋永
樂初召至京師忤旨詔獄斷其手王生卽爲左手畫畫
益工人稱爲左手王洺谿虞君以安以事留都門謁王
生于獄王生爲作眞武朝天圖垂裳端冕肅然帝儀阜
纛立旌望之如墨虞氏子孫世世永保蓋亦畫苑之英
華也靖難繼統尤尊立天太 and 神官黃銀殿闕玉虛與
聖紫霄南巖五宮並建意者朝廷有眞宗繪像之思王
生無宗元應命之媚始而召繼而獄可爲長歎然余觀
宗元之畫眞武不過與王旦封禪之表丁謂祥瑞之圖
參差輝映輔弼神怪王生身隸秋官罪興懷璧甘心虧

體不損帝德獨留翰墨於山水漁樵之間雷霆破山而
神色不震鼎鑊在前而筆端不改天子呼之而默然野
老命之而飛動賢者立身重於五嶽惜乎耆舊無傳不
能考其名字悲夫初虞君渡黃河而北洪濤爲憂心禱
眞武故至都而有王生之請及奉圖歸里會里中父老
建春社禮立帝謂之立帝社自爲社儀其儀曰二十家
同社社有時維暮春社有主歲三人周旋往復轉如車
輪族之長實司威儀尊嚴若神展靈圖樹雲旗震法鼓
誦仙經時則有羽衣之賓賓初筵六盞蔬實四缶薦新
賓既醉豆累累餅一規左柿右棗或偶或奇無相奪倫
守而弗失以誠後之子孫虞氏三百年保圖遵社不愆

家話亦賢矣丙戌首夏聖民請余作記余方錄遜國諸
臣遺事因語聖民曰匠師補鍋於夔市魯傭被葛於河
西樵父畫沙於谿上老僧攜茗於雲門王生者吾不知
其何人召而不屈或亦畫史之夷齊乎然則非獨愈於
宗元也

難經纂注序

丙戌

往余移居鹿山圖書十篋壓樵船而西山中人望見皆
大笑居數日病瘡良苦持訥先生扁舟過訪草堂余喜
曰幸先生發藥先生笑曰子弟覓方於我我且覓藥於
子今羅列於子左右者皆藥也是時急雨新霽草木寒
翠照人卷簾竹澗之上先生西嚮坐余坐短榻東嚮出

元人水邨圖共展翫久之復抽架得南朝雜詩讀盡三十紙茶鼎熟山月上杳不知病所在先生躍起曰是安用苦口爲我將營書畫囊副藥籠焉歸數月復病道梗不相見則寓書先生曰昔者呻吟鹿山先生起我於筆牀茶竈之閒甚善僕有書癖又山水癖今愁臥南邨角西望雲峰渺然愁生白髮夫青鞵布韞之日僕未敢搔首問天得徧讀人間未見書以當少文臥遊卽死不恨丙戌秋半余足疾一年矣一日先生細雨中來隔竹呼余笑曰渡頭之識成矣今篷底堆綠蓑纜君門前枯柳者乃余之書畫船也渡頭者鹿山邨名故先生戲語及之於是先生傾囊倒笈出所借書數十種陳列縱橫耳

目煥然先生則繞書徐行爲余指示曰某史余假之某氏某集余假之某氏無不歷時月廢書郵蓋先生之念余至矣一貧且病放廢苦嗜書之人無論爲鄉黨駭笑卽樵青漁童朝夕指研北而譏先生白髮深情爲之委曲縱無涯之覽使枯樹婆娑忘其憔悴余所以披書垂泣圖報而未能者也已又爲余撰方量藥曰頃用子之法覓子之藥旣持以爲贈雖然我慮子之執藥爲病今我用我法聊以補子藥之不逮也坐良久復出袖中書一寸許曰此我纂難經古注幸子序之余受讀歎其博奧賞其獨斷及翦燭夜話余論易及卦律黃鍾左右轉換之旨先生曰此合於元氣十二經三陰三陽之說也

論陰陽五行四正四維變九宮巡六甲先生曰我於子
言戊己無定位而印胃脈之周流論世所傳五運六氣
圖式非軒轅法癸甲如環無端循行寒暑先生曰此東
西南北虛實補瀉所以變化不測者也非子之言則鼓
瑟而記其悲絃我爲子研秋雨子爲我記之此足以表
越人之微言矣先生字觀我自號持訥閔居士

春秋始隱公元年解

丙戌

周衰列國亂而春秋作讀周紀則春秋宜始隱公元年
平王接驪山之禍東遷雒邑周室衰微諸侯相并政由
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
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隱元年則平桓之交也河

圖衍數窮於五十天之道也平王在位四十九年五十
之期將至四海之望始絕此春秋所以悽愴而託始者
也讀齊世家則春秋宜始隱公元年齊僖公九年隱公
初立無知之亂禍繇僖作夷仲年死僖公以同母私恩
假借無知隆其秩服襄公絀而無知始怨齊於是篡弑
甲兵相繼而後定於桓公讀晉世家則春秋宜始隱公
元年昭侯元年曲沃始封晉憂末大七年晉大臣潘父
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
桓叔桓叔敗歸曲沃晉人其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
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鱣代桓叔是爲曲
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攻莊

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爲君是爲鄂侯
鄂侯二年隱公初立曲沃益彊無衣將作是晉之亂也
讀鄭世家則春秋宜始隱公元年鄭莊公立二十二年
矣莊公驕段弗圖至煩兵甲有弟則餽口人國有母則
相見黃泉禮誼滅亡天倫毀棄是鄭之亂也讀衛世家
則春秋宜始隱公元年當是時衛桓新立州吁出奔及
桓公十六年而有弑逆之禍是衛之亂也其在於詩終
風擊鼓皆怨州吁夫子錄而不刪蓋傷衛亂也讀宋世
家則春秋宜始隱公元年始宋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
受之宣公卒穆公和立穆公七年則隱公元年也九年

屬孔父立殤公而宋於是有公子馮之亂讀楚世家則
春秋宜始隱公元年是爲楚武王十九年也熊繹已來
武王始僭於是楚爲中國患矣讀秦紀則春秋宜始隱
公元年秦自襄公初受岐豐之錫用駟駒黃牛羝羊各
三祠上帝西時僭端始見文公東獵卜邑汧渭十年初
爲鄜時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十六年以兵伐戎十九
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
大梓豐大特至秦文公四十四年隱公初立王室新卑
西方漸盛君子是以知秦將代周而有天下也夫春秋
紀周及列國之大事而列國無大於齊晉鄭衛宋秦楚
也論周之變則宜始隱公元年論齊晉鄭衛宋秦楚則

宜始隱公元年說者獨以隱桓之事當之此蓋魯國之偏亂非春秋之統義也且夫春秋霸書也齊桓晉文其盛也自有齊之亂故小白繼亂而霸自有晉之亂故重耳繼亂而亦霸春秋始隱公元年則亦著齊桓晉文之所以興也

雨道人家語

丙戌

死之日欲以丹青累後人爲我作山隱圖空山結構茂松清泉畫我高冠布衣目送飛雲意出風塵外往見唐子畏畫山村茆屋下臨修渚隔谿樵人從樹隙中度窈窕如鹿如白石篤好之讀浪跡先生玄真子碑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無斧斤之跡輒復遠想慨然必斟酌

此義曲匠幽素我魂魄猶當縱遊其一爲風雨讀書圖
雲煙瀾漫書堂寥廓山雨欲來木葉飀鳴執卷怡然余
少而嗜雨每言歷人間之樂未有如風雨者也然以餉
人都不悟嘗欲作雨德頌自言劉伶酒癖余雨癖又欲
作雨詩百篇謂處士梅花道人秋雨千載連珠然詩頌
竟未有成後世鑑其孤賞在一幅風雨爾道人嗜雨天
下稱雨道人又嗜夢則又稱夢道人嘗語友人嚴子曰
夢鄉廣大譬之詩我庚辰以前諸夢長吉也辛巳諸夢
太白也癸未諸夢少陵也近年諸夢摩詰也可并爲山
樓說夢圖復爲我畫夕陽慟哭圖高臥談經圖竹外籃
輿圖對客攢眉圖築垣拒客圖客去長嘯圖志喜也注

離騷圖病禪圖讀史拔劍圖斗酒祭莊周圖漁童埽葉
圖隔花問漁圖乞米圖種松圖自篆墓碑圖夜雨護書
圖肅拜薛荔圖學釣圖塞耳圖道人聞世間語必塞其
耳夕陽而下皆實錄遇故人來高懸眾圖出我所著後
庚集桐葉十書二餘雜藁昭陽夢史七國考周禮緯二
代文獻文音九辨夢鄉語嶺雲集乙酉集豐暇錄數十
卷書招魂歸來我與故人相見也

文亡論

丙戌

樂亡文亦亡矣金石文章壹本其體鐘鐸鼓鼗柷敔簫
管謂之樂其體典謨誥訓志記歌辨謂之文皆宣之以
八風播之以五音古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

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德教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文教也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教也德之華者爲文文之節者爲詩方周之隆朝廷之典書四方之辭命鏗鏘鼓舞合陰陽而感心脾其度黃鍾太簇其象雲門咸池不知其章句之非笙簧琴瑟未嘗不歎大司樂教化幽深也周衰成均之法散而在野諸子百家爭鳴立言不軌先王多亂朱雅然讀其書往往見緩急高下抑揚之宜則猶律呂之遺也秦并天下不法三代政典始皇三十四年從丞相李斯議天下非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皆燒之禮樂遂崩漢興考求典籍六經廢闕樂

書無傳蓋古文自此衰微矣漢藝文志載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雅琴師氏八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又言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夫鏗鏘樂之節也音節尙存樂未盡亡是故漢時文章近古猶有詩書之遺風其後樂音漸失聲教墜地曹操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謂之東廂雅樂至晉室而鹿鳴無傳矣鄭漁仲曰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嗚呼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文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今夫赤縣九州操筆

布辭亦何可勝數也其言皆綴而無章其音皆濫而消
亡蕩蕩中原聚斲爲狂千秋萬歲莫知其鄉夫衣冠帶
劍而遊乎裸國見者則鳥奔獸逝是何也人莫不怪其
所無今天下無文矣雖有霖雨崩山亦可以破琴不鼓
矣

文術解

丙戌

陷堅拔固曰攻神武剖裂曰斷天矯馳驟曰行中流嶸
峙曰立會同簡練曰斂刻削膚革曰剝屈鬱錯繆曰結
逍遙棲泊曰息宣示珍異曰旌除舊布新曰濯複閣重
關曰護遁甲潛兵曰伏援前翼後曰輔指此見彼曰鑑
欣賞閒暇曰翫擬射的矇曰點假物結構曰象拔言震

驚曰警意氣鴻舒曰傾繩故增華曰演變易號令曰奪
讚歎淋漓曰吟微言吐納曰漏絕道不攀曰奮飛翔浮
涌曰躍髣髴形響曰傳倒行逆施曰擢避實乘虛曰衝
頰仰編連曰絡異類感激曰交偃蹇旁戾曰挺積聚高
危曰築層級徐引曰導轉運形骸曰蛻攻以闢其地斷
以畫其域行以流其精立以銀其瀉斂以貞其材剝以
燭其幽結以儲其氣息以調其倫旌以榮其體濯以別
其同輔以廣其助鑑以肆其風護以襲其寶伏以奇其
兵翫以逸其志點以耀其神象以露其威警以發其腹
傾以壯其居演以席其都奪以新其命吟以頤其想漏
以惜其旨奮以驅其難躍以鼓其勢傳以永其思擢以

厲其勇衝以怒其鋒絡以總其權交以窮其變挺以蔚其枝築以迎其敵導以窈其徑蛻以昭其靈大哉惜乎非至神者孰與矣異哉交乎非至精者孰與矣文道悠遠通術三十有四得則文從字順失者章句崩逆敢告司墨

與友人論文書

丙戌

東壁爲上帝圖書之府霹靂以爲音雲雨以爲容比肩奎宿則車騎戈戟之所都也文章精微必定之以武威故僕論文首攻而足下戚然有喪失和平之疑足下涉獵鄙言而不暴天官之訓也嗟乎僕豈敢叛六經哉六經和故僕不敢不和六經武故僕不敢不武武取而和

守武始而和終今天下以弱爲和而僕之言和方扶強而抑弱故僕終日言和而人無聞也足下又言令人恍忽交息尤甚足下治尙書僕請陳禹貢會同交離沮朝宗交江漢禹貢之交也高山大川息以奠雲土夢又息以作禹貢之息也禹敷土禹貢之交而點也島夷皮服禹貢之息而旌也不知交不知理不知息不知止足下於此恍惚則安所闢通門焉其餘三十二道各有藩籬之固僕恐足下窺兵之未周也

文音謚法解

丙戌

文音之說自董子始也乙酉作文音辨於是文章疾徐清濁高下長短各有定位其後一年議文音謚法善惡

判離列謚二八變化無名曰神威靈定亂曰武進退直軌曰度達情不掩曰昭安樂優閑曰康溫柔敦美曰懿緩亟均定曰平齋栗不情曰肅摧錯蒙翳曰隱怵迫不寧曰厲衰落崩折曰殤橫流無防曰荒騰躍不待曰躁左右轆轤曰戾宮羽紛裂曰惑情響不契曰繆

酌中志序

丙戌

綱目天漢閒宜補書曰某年月日司馬遷作史記成蓋餘刑而述國史自司馬遷始也方漢武帝時承明著作金馬待詔如繁星麗天然史記百三十卷獨成於蠶室呻吟之士世運文章之一大變綱目闕而不書紫陽誤哉宦者劉若愚從獄中著書二十三篇如內臣衙門職

掌法百官表內臣服佩紀略法輿服志大內規制法三
輔黃圖見聞瑣事法西京雜記其他是非短長不知於
遷何似然皆幽創讀其書者如聽東方生縱談九天金
題碧鏤飛忽靈異人間不易聞也余嘗以天文緯周禮
內小臣之職當女宿度次闔人次寺人次內豎四官旒
綬共聯嫔女奄人女子同德並位離珠屬女宿主藏府
瓠瓜在焉主天子果園琉璃在焉主衣服明宦官宮妾
但當承命起居奔走閭闔不得妄干外廷昔上官昭容
一女子論詩高臺之上劍佩千官垂首聽命讀史者賞
昭容之絕代而歎朝廷之乏人若愚翰墨褒彈亦非盛
世之所有也異時整齊舊聞裁成野史余當特書曰崇

頑間宦者劉若愚作酌中志以昭世變

志園記

丁亥

自中國愁苦達士皆歸夢鄉夢鄉之人無形骸不鼓羽而飛類仙也遵夢鄉西渡苦海登靈臺望天竺國號旃檀捷徑此余夢鄉志中語也癸未之歲余數有玄怪夢遊感而作夢鄉志趣刻之一夕小樓晴雪夜氣清微忽夢歷雲棧上所謂太古霜臺者俯看青梅花林花如翠羽又夢身在廬山至第三嶺極高峻見山腹雨氣纓絡如慧遠言雞初號復夢坐漁艇吹鐵笛作人間可哀之曲仰見數騎鹿仙人從落霞邊來覺而始大悔悟知夢鄉之不可志也夕三遷矣趣碎其板其明年湖上虞聖

民氏館靜嘯授諸子鄒魯聖賢遺文謂余曰我悲夫世之車奔馬馳也而貧且爲志園願子記之余曰諾志園柰何聖民曰我園也志而已故名志園依山結屋環竹樹臨清流因出其圖示余圖如其言也余曰異哉此余所謂夢鄉者也昔司空南坦劉公神慕樓居而貧未及構待詔文衡山曰吾能爲公遂成此樓乃畫樓貽公公喜而命之曰神樓於是射陂朱子作神樓曲而楊用修作後神樓曲有仙家五城十二樓樊桐方丈繞瀛洲長風引舟不可到環中根像空神遊之句而我先太史公爲司空作神樓序則謂公蚤樹勲業翩翩進退之際功成而不有其神在雲霄之上立言壹本聖賢壓諸仙靈

恍惚之說至於今司空神樓屹然在天地間夫聖民之志園亦司空之神樓也雖然子姑俟之余亦將爲夢樓頃余在茗谿道中夢闢雨穿亂篠俄兩山拔立如門余從門中行過松陰十里遂登一石樓樓中几榻窗扉皆石也其上有石榜碧篆七字字如飛鳳形其文曰七十二峰生曉寒今余每飯意未嘗不在曉寒也余夢樓成當并爲子記之明年乙酉聖民徵前約曰我近得桃花源圖名畫也我將以爲志園余曰諾僕采藥未暇也又二年丁亥聖民復手一紙告余曰我志園又更矣此吳憨僧巖居讀書圖也我將以爲志園願子記之余乃笑曰此余所以記志園之不易也夫志猶夢也谿山各異

而園烏能圖執圖以言志我未見其合也今聖民三更園矣余又安知聖民異日之園必無勝於今日之園乎雖然此足以記志園矣余家有石田沈先生黃茅亭子一幅古木蒼藤有人坐而觀瀑先生自題一絕曰黃茅亭子澗溪邊山色微陽遠映天中坐讀書人未了看雲不厭聽鳴泉余甚珍之此亦余之志園也

復嚴旣方書

丁亥

弟不操筆一千日兄方函其不朽之書使攀驥尾古亦有言精光銷亡傷哉傷哉旣方胸中尙有當時董生者董生憊矣弟初病時勉作數語則氣若懸絲偶對一客則神魂顛倒耳鳴目眩狀如隆臺故兩年來閉關孤坐

槁木形骸翼緩須臾死耳弟嘗言爲諸生不能讀書爲
病人亦不能讀書今弟與兄幸俱不爲諸生然兄以曠
世之才神明日強弟之淺劣而疾病靡止相去萬里矣
已矣弟讀書之緣斷矣弟病中嗜夢益甚得一佳夢或
遊奇山水或見古人或誦世外書輒喜病亦小損偶獲
一人閒俗夢輒作數日惡至嘔不能食然以佳夢語人
都不解至欲爲我占夢作吉凶語世人眞可笑也又少
有奇癖愛聞鐘聲所居與寺爲鄰不乏此響數年已來
資其清供近寺中荒落僧事益怠鐘不復鳴弟頃自置
一小鐘色黯黯有古光其音清凝以長每中夜寂寥臥
而擊之以自怡快兄能爲我選一片地旁有水竹足當

夢遊遠近有鐘聲可以娛耳弟便擔書來與兄耦耕而
老矣雜稿度兄有存本欲留讀西望鯁塞

復計甫草書

弟爲天壤廢人如秋風團扇自甘捐棄又如洞庭落葉
無復飛揚病之堅固如空桑之雪歷夏不消病之繁如
經琵琶峽百嶺迂蔽千峰隱天又如郭子立登座清談
懸河不竭病之僻怪如武谿射鹿人入石穴中路險谿
新無人曾歷病之難述如畫漢家宮室千門萬戶時有
闕遺病眼模黏對兄著作如叔孫通讀蒼頡石室記僅
通數字又如看米家山水雲樹微茫又如夢中聽鈞天
之樂鏗鏘震駭未可定其聲律又如頭白宮人見舞柘

枝色喜心悲讀古今臣表如良常山螢芝五采裁食一
枚靈府洞徹又如仁壽殿前銅鏡寫人形體了了如五
嶽圖結構嵯峨如渾天儀星辰錯落如照夜之珪如崩
霜之劍詩草寄懷千秋如中郎彈愁女之絲聞者墮淚
又如通玄仙人演洞真經語難告人間至憔悴如弟嬾
過嵇康肉緩之時才是江淹還筆之後兄念及鄙人謬
加拂拭如劉邕嗽痂嗜性偏奇若使易牙論味固當不
解深秋風雨黃草滿庭病榻晤言傷心離別如焚西海
奇香招魂復返又如飲河東桑落頃刻醉人不須秉燭
還如夢寐桃花千尺未及情深儻有山圖愈疾之年重
爲禽向遠遊之約

題嚴子春王正月辨

丁亥

玄圃之上玉華神居中有靈籍未焚詩書次第萬古紀
綱渾儀科斗鬱結虎章炳離道符黃玉歷鏡蒼姬如五
嶽圖阜轉陵迴西眞授笈下土未窺如岫嶼山靈禹古
碑字青石赤形摹怪奇是文所在綠霞紛披受而讀之
神翺太虛

古醉說

庚寅

攝提格歲四月端五客有賦將進酒旣而賦公無渡河
醉者援醉者於是六七人累累魚貫而溺表微氏曰此
古醉也古之醉者必溺考周禮秋官萍氏下士二人徒
八人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說文曰萍無根

浮水而生淮南云萍植根於水陸佃埤雅曰萍一名萍
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江東謂之藻言無定位漂流隨風
故萍氏主水禁以不沈溺取名而兼稽彝酒輔相周誥
故讀周禮萍氏知古人之醉必溺也大雅篤公劉執豕
于牢酌之用匏崔豹古今注曰匏瓠也壺盧匏之無柄
者也七月六章八月斷壺壺瓠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
必將涉矣是苦匏可剗以涉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
金而周有壺尊又禮曰其以乘壺酒賜人詩曰顯父餞
之清酒百壺制器之意蓋以壺之性浮免於沈溺而天
匏瓜星在河鼓東亦當天漢之濱象取濟河之義故讀
大雅公劉知古人之醉必溺也崔浩漢記音義曰滑稽

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湯燧樽故揚雄酒賦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而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榼形此明鴟夷之浮水也故觀酒器之有鴟夷知古人之醉必溺也宣和博古圖周鳧尊尊象鳧形復言鳧尊者古人用於飲宴之間非宗廟祭祀之器蓋鳧習水而假以況則閒於禮者也釋鳥曰鵽沈鳧沈鳧好沒大小如鴨青色長尾背上有文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屈原卜居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鵽鵽故觀鳧尊象形知古人之醉

必溺也螭水獸也而舜爲螭飾雲雷水象也而巽象雲雷舟取以濟水而副彝之器爲舟水物莫尊於龍而夔龍之文並飾故徧觀飲器知古人之醉必溺也尙書屑征之篇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沈之爲言溺也故讀屑征知古人之醉必溺也詩大雅抑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湛之爲言溺也故讀抑知古人之醉必溺也易之兩濟上徵河漢未濟上爻厥象爲水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此言飲酒而溺溺而濡首也故讀未濟知古人之醉必溺也坎水卦也爾雅釋器小罍謂之坎坎言水水言溺也故讀爾雅知古人之醉

必溺也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
飲若不盡浮之太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浮
沈也沈溺也浮之爲沈猶亂之爲治擾之爲馴也故觀
強飲爲沈知古人之醉必溺也古人制字合水酉而爲
酒大梁酉中則天船在焉此天之所以戒溺也故觀酒
之從酉知古人之醉必溺也田藝衡網羅酒器謂琢金
銀造酒船疊帆十幅瀉酒一分一帆舉銷一分一帆落
又乾饌子葉釣大口有銀海受一斗酒船酒海制器尙
象是亦有溺義焉而吳鄭文淵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
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畢茂世亦言給酒滿數
百斛船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足了一

生至唐皮襲美自名醉士晚居襄陽之洞湖以舳舻載
醇酎一甌往來湖上遇興卽酌復自諧曰酒民沈酣江
海枕席波濤觀數子之志殆嗜醉而求溺者也杜子美
飲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
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白月下獨酌詩天若
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繼言蟹
螯卽金液糟卽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故知
章賞白謂之天上謫仙而唐書李白傳謂白長流夜郎
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世遂傳李白
水死醉騎鯨魚爲逍遙遊吾聞古之仙者本真練蛻軀
質遁變故或以藥解或以兵解或以杖解或以焚解使

白果以醉溺則仙人之酒解者也美哉醉而溺者之行
古道也且襲美諸君能飲於水而不能溺則醉未古也
李白能死于醉而不能復生則醉亦未古也彼飲而溺
溺復不死忽聯袂而試波濤忽接手而攀柳岸美哉醉
而溺者之行古道也東籬氏聞之曰此爲酒人解嘲也
然古醉之說辯矣

自王無功開闢醉鄉皇杜康而帝劉伶後皇甫崧作
醉鄉日月三卷條刺飲事自謂酒史董狐宋大隱翁
朱翼中自釀西湖之上作北山酒經而竇革復爲酒
譜唐人詩若使劉伶爲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余以
爲醉鄉既有侯王亦當有五嶽四瀆卽山靈河伯俱

難闕陷汨羅故事未必非醉鄉嘉話也自跋

豐草菴文集卷一

豐草菴文集卷二

樂府編

吳興董說若雨著

樂府擬

辛卯

擬古樂府者有二一當也一擬也當者當其位也非擬也擬者擬其名也擬其聲也擬其辭也漢有朱鷺思悲翁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魏文帝使繆襲改造十二曲曰楚之平戰滎陽獲呂布克官渡舊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關中應帝期邕熙太和謂改造新音當漢樂之位也楚之平者當鐃歌之朱鷺也其辭曰楚之平義兵征神武奮金鼓鳴此與古朱鷺異矣不可謂之擬朱鷺也戰滎陽者當鐃歌之思悲翁也其辭曰

戰滎陽汴水陂戎士憤怒貫甲馳陳未成退徐榮二萬
騎塹壘平非擬思悲翁也獲呂布者當饒歌之艾如張
也克官渡者當饒歌之上之回也舊邦者當饒歌之翁
離也定武功者當饒歌之戰城南也屠柳城者當饒歌
之巫山高也平南荆者當饒歌之上陵也平關中者當
饒歌之將進酒也應帝期者當饒歌之有所思也邕熙
者當饒歌之芳樹也太和者當饒歌之上邪也如吳曰
炎精缺晉曰靈之祥皆當饒歌之朱鷺而炎精缺曰炎
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違則擬楚之平之聲也靈之
祥曰靈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則擬炎精缺之聲
也宋何承天思悲公篇思悲公懷衮衣東國何悲公西

歸此擬思悲翁之名也梁王僧孺朱鷺曰因風弄玉水
映日上金隄猶持畏羅繖未得異鳬鷺此擬朱鷺之名
也晉傅玄董逃行歷九秋篇者此擬董逃之聲也夫樂
府緣情結響不可擬也然楚之平當朱鷺則當而未嘗
擬也或擬其名而不曲求其聲或擬其辭而不強傳其
義則擬而不盡擬也世言古樂府宗于鱗氏余讀于鱗
大風歌曰大風沸兮雲薄天驅萬乘兮紛來旋紛來旋
兮沛之宮士桓桓兮福攸同李夫人歌曰寤耶夢耶就
而視之包紅顏其弗明嗚呼于鱗氏烏知樂府于鱗之
古樂府譬之若舊碑之臨摹也

六詩測

辛卯

風雅頌爲參伍視其所起者也陽道也興賦比爲參伍視其所成者也陰道也風雅頌三詩當旣濟之三律其於卦畫風爲乾初以當震雅爲乾二以當坎頌爲乾三以當艮興賦比三詩當未濟之三呂其於卦畫興爲坤初以當巽賦爲坤二以當離比爲坤三以當兌體爲內卦用爲外卦一內一外天倡地和故詩有六十四變三百八十四爻當易之數也夫風雅頌三者始於詩之類至句而止興賦比三者始於詩之篇至字而止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類故風雅頌始於詩之類至句而止者天交於地之象也興賦比始於詩之篇至字而止者地交於天之象也以事辨類之風雅頌詩

之在侯國者風之類也國風是也詩之在朝廷者雅之類也小雅大雅是也詩之在宗廟者頌之類也頌是也以指辨篇之風雅頌緣事而起而言之指微風之篇也言之指顯者雅之篇也言之指奉重者頌之篇也以音辨章之風雅頌聲韻之動而流行者風之章也聲在動靜之閒端以亮者雅之章也聲韻之靜肅而幽沈者頌之章也以義辨句之風雅頌義之出於無者風之句也義之出於有者雅之句也義之出於形容者頌之句也此風雅頌之辨也以思之遠近辨篇之興賦比其思之發達於事者興之篇也思之發近於事者賦之篇也思之綢繆於事而加擬議者比之篇也夫興生於無者也

賦生於有者也。比生於有之後者也。故先興次賦。終比。則先後自然之序。遲速之分也。夫興者猶西方之書。所謂威音已前者也。賦者猶所謂現量者也。比者猶所謂比量者也。以辭之偏重辨章之興賦。比辭之多興而少賦者。興之章也。辭之偏重於實者。賦之章也。辭之偏重於比擬者。比之章也。以託物辨句之興賦。比託物而言而不可測者。興之句也。其可測而直者。賦之句也。其可測而曲昵者。比之句也。以六書辨字之興賦。比字之太遠於本事者。興之字也。字之切於本事者。賦之字也。字之宛轉於本事者。比之字也。此興賦比之辨也。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其六詩之位。

則虛實陰陽之定分也風以無爲體虛之虛者也興以無爲體實之虛者也故風與興相當也賦以有爲體實也雅以有爲體實也故賦與雅相當也比以形容爲體虛之實也頌以形容爲體實之實也故比與頌相當也風雅頌爲參伍興賦比爲參伍然周禮六詩曰風曰賦曰比以風入雅比曰興曰雅曰頌以興入雅頌其故何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生故風與興易位而交成者也亦示其通變之象也亦示其虛實之劑也以風與興同位而通也

六詩用

辛卯

六詩之體易知其用難明也如既醉曰天被爾祿以事

辨類之風雅頌則大雅之詩也以指辨篇之風雅頌則
既醉爲頌之篇也以音辨章之風雅頌則既醉第七章
爲頌之章也以義辨句之風雅頌則天被爾祿爲頌之
句也以思之遠近辨篇之興賦比則既醉爲賦之篇也
以辭之偏重辨章之興賦比則既醉第七章爲賦之章
也以託物辨句之興賦比則天被爾祿爲興之句也以
六書辨字之興賦比則被爲轉注之字爲比之字也此
六詩之體易知者也天被爾祿句之興章之賦也靜也
體也天被爾祿句不必興章不必賦也動也用也沈湘
之客哀傷君父爲之賦天被爾祿用之風也遊名山者
爲之賦天被爾祿用之興也爲其天被爾祿也爲之賦

天被爾祿用之賦也祝其子孫之祿也爲之賦天被爾祿用之比也如此則天被爾祿不如此則不天被爾祿於是爲之賦天被爾祿用之雅也爲之賦天被爾祿以頌其德用之頌也沈湘之客哀傷君父逆其言以刺譏故謂之風也遊名山者義不涉也故謂之興也爲其祿也而賦謂竹曰竹謂木曰木故謂之賦也祝其子孫也而賦舉古言今也舉彼言此也故謂之比也如此則祿不如此則不祿煌煌然正大之言故謂之雅也頌德則形容之至也故謂之頌也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雖歎之說者言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又漢明帝詔云應門失守關雎刺

世此言闕雅之用也毛公曰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此商頌之體也史記宋世家言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此言商頌之用而遷失其傳也夫正考父

下闕

詩均微

辛卯

如波乍起而伏如雲忽斷而續此詩之妙於均也其遺聲未墜在古樂府也譜之失傳在古樂府之音節難知也故知古樂府之音知詩韻矣此從流遡源也知詩韻則知古樂府之音此從源及流也詩有隔韻隔句爲韻

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谷爲韻之第一也維葉萋萋黃
鳥于飛自協也此所隔之句也集于灌木木爲谷之第二
韻也其鳴啾啾句之孤行者也予曰有疏附附爲韻之
第一也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後奏協也此所隔之
句也予曰有禦侮侮爲附之第二韻也此隔韻之略也
詩有雙韻隔韻之雙行者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
無荒良士瞿瞿太康無荒康唱而荒和者也其居瞿瞿
居唱而瞿和者也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陽也筐也桑也韻之從陽者也庚也行
也韻之從庚者也此雙行之略也詩有首尾韻第一句
與末句聲相應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第一句之臺與末句之來聲相應也詩有倒韻上句有韻下句無韻違習見而謂之倒也思齊之末章肆成人有德德爲第一韻也小子有造下句之散行者也古之人無數數爲德之第二韻也此上句之協也譽髦斯士土不協造此下句不協也詩有音和不別四聲之異以同音相和也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廟聲去也保聲上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初上短聲也次王次方皆長聲也夫短聲者世所言聲之側也長聲者世所言聲之平也今執紅牙而度字者猶有音和之遺焉元人已來曲譜可徵也詩有孤行

謂散句不協於韻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揭撥協也世之句爲孤行矣詩有回環之韻相續之句連如環而前後不協也載馳載驅前句之不協者也歸唁衛侯驅馬悠悠此二句者所謂回環之韻也言至于漕後句之不協者也詩有藏韻謂藏韻于章句之中而句尾不協也周頌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第一句之於字生第二句之多字以至于第八句之無字一韻也第四句之德字生第五句之越字以至于第八句之射字二韻也第四句之文字生第六句之奔字以

至于第八句之人字三韻也此韻之伏藏而神異者也此數端者皆古樂府之遺法也

文章形勢玉符

辛卯

拔地而出者文章之山也流行灌注者文章之水也厚重而平衍者文章之地也出於山而揚布者文之煙雲也磊磊出沒於水之中者文之石也茂密而采著者文之草樹也歷然前後有車轍馬跡者文章之道路也其或展或縮山之屈伸也或正或反山之向背也或主或客山之通變也或隱或見山之遠對也或絕或續山之行止也或往或反山之首尾也或飛或伏山水之相生也或順或逆山水之以竟爲用也或通或塞水之行其

所當行也或暗或明水之緣勢而更也或流或聚水之情性也或大爲河海或小爲渠澗水之呼吸也或滴爲香露或飛流瀑布水之操縱也此數者文章之玉符也

三正竝建議

辛卯

三正循環之說六經之疑藪也漢書律歷志顓頊命南
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
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
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官眾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

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
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
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
及魯歷戰國擾擾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而
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尙黑漢興方綱紀大
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
於六歷疏濶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眞而朔
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
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
廢壞宜改正朔春秋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
受泰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周以十一月爲正息

卦受復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又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於黃泉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故周爲天正色尙赤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莖甲而出皆黑故夏爲人正色尙黑治律歷者祖述其辭遂謂三王之正若循環然夏寅商丑周建在子窮則反正秦當建寅而反建亥至於武帝太初始用夏正復循三統然攷六經之舊文索正朔之古義定四時之位則三代無不建寅紀天日之端則三代共循子丑鄭樵正朔論曰古今之歷皆建寅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於天歷之營室顓帝之歷已建寅矣析因夷隲始於仲春終於

仲冬是堯時之歷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無非建寅矣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歷修祀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有十月至於太初首用夏正迄於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文紀年始於漢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蓋用古歷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繇建漢武易之而爲年號有年號以明歷

數之歸己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爲贅乎謂歷代建寅樵之言是也謂殷周建子建丑而自用其制猶未知三統之正義也攷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審令者也此注之悖也以月紀者謂之正月此建寅之正也以日紀者謂之正歲此建丑之正也故淩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淩此正歲爲建丑之證也而七月之篇一之日鬻發二

之日栗烈一之日者建子之月二之日者建丑之月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淩陰淩人斬冰時當建
丑卽七月所謂二之日也以建子爲一之日者此建子
之正也通朞之日三百六十二紀之紀各三十初紀
三十斗建在子爲一之日次紀三十斗建在丑爲二之
日故冬至初日謂之正日當通朞之子位也周天之度
三百六十冬至日躔起星紀之初至大寒初日日躔當
亥枹之中故十有二月謂之正歲者大寒初日當日躔
之子中也月有十二天有四時日月交乘故三月而成
時歷孟仲季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故以孟春朔日謂之
正月者當朔晦之初元也古有三統之歷三正竝建一

曰氣歷始冬至初日所謂建子之歷天統也一曰黃道
歷始大寒初日所謂建丑之歷地統也一曰朔歷始孟
春朔日所謂建寅之歷人統也故三代之歷無不建子
三代之歷無不建丑三代之歷無不建寅史稱漢歷初
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
總六歷列是非作三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
此劉歆不知三統之義也其後沈括著書知廢朔而用
氣而不悟氣朔之竝行也安氏論存知寅子之雙建而
不悟建寅之用朔也三統並建歲準崇禎丁丑一曰天
統建子歷丁丑冬至日在乙丑時加巳初一刻是謂天
統之端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四日戊辰五日

己巳六日庚午七日辛未月朔廿一日乙酉月望三十日甲午日紀三十
大寒日在乙未時加戌初三刻是謂天統丑中一日乙未七日辛丑月朔三十一日乙丑日紀三十一
雨水日在丙寅時加卯正是謂天統寅中一日丙寅六日辛未月朔三十日乙未日紀三十
春分日在丙申時加申正三刻是謂天統卯中一日丙申五日庚子月朔三十一日丙寅日紀三十一
穀雨日在丁卯時加寅初一刻是謂天統辰中一日丁卯四日庚午月朔三十日丙申日紀三十
小滿日在丁酉時加未初二刻是謂天統巳中一日丁酉三日己亥月朔三十一日丁卯日紀三十一
夏至日在戊辰時加子正三刻是謂

天統午中一日戊辰月朔三十日丁酉日紀三十
大暑日在戊戌時加巳正三刻是謂天統未中一日戊戌月
朔三十日丁卯月朔日紀三十處暑日在戊辰時加亥
初一刻是謂天統申中一日戊辰二十九日丙申月朔
三十一日戊戌日紀三十一秋分日在巳亥時加辰初
二刻是謂天統酉中一日巳亥二十八日丙寅月朔三
十日戊辰日紀三十霜降日在巳巳時加酉正初刻是
謂天統戌中一日巳巳二十七日乙未月朔三十一日
巳亥日紀三十一小雪日在庚子時加寅正二刻是謂
天統亥中二十六日乙丑月朔三十日巳巳日紀三十
通期一周後歲冬至日起庚午循環終始以立天統一

曰地統建丑歷崇禎丁丑大寒日在乙未是謂地統之
端日躔牽牛則旅準玄枵之舊壤也地統初紀一日乙
未二日丙申三日丁酉四日戊戌五日己亥六日庚子
七日辛丑月朔畢於乙丑地統二紀時當雨水一日丙
寅畢於乙未地統三紀時當春分一日丙申畢於丙寅
地統四紀時當穀雨一日丁卯畢於丙申地統五紀時
當小滿一日丁酉畢於丁卯地統六紀時當夏至一日
戊辰畢於丁酉地統七紀時當大暑一日戊戌畢於丁
卯地統八紀時當處暑一日戊辰畢於戊戌地統九紀
時當秋分一日己酉畢於戊辰地統十紀時當霜降一
日己巳畢於己亥地統十一紀時當小雪一日庚子畢

於己巳地統十二紀時當冬至一日庚午畢於庚子一
日人統建寅歷正月一日辛丑日月合朔十一日辛亥
時加丑而立春二十六日丙寅雨水日紀三十二月一
日辛未十一日辛巳驚蟄二十六日丙申春分日紀二
十九三月一日庚午十一日辛亥清明二十八日丁卯
日紀三十四月一日庚午十三日壬午立夏二十八日
丁酉小滿日紀二十九閏四月一日己亥十四日壬子
芒種日紀二十九五月一日戊辰十六日癸未小暑日
紀三十六月一日戊戌十六日癸丑立秋日紀二十九
七月一日丁卯二日戊辰處暑十八日甲申白露日紀
二十九八月一日丙申三日己亥秋分十九日甲寅寒

露日紀三十九月一日丙寅四日己巳霜降十九日甲申立冬日紀二十九十月一日乙未六日庚子小雪二十一日乙卯大雪日紀三十十一月一日乙丑六日庚午冬至二十一日乙酉小寒日紀三十十二月乙未七日辛丑大寒二十日丙申立春日紀三十此三統之略例也故七月之詩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此皆言建子之正日故變月而從日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萑葦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

野八月在字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六月食鬱
及奧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七月食瓜八
月斷壺九月叔苴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此皆言建寅之正月故舉月以統日也周禮
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
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魃以
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所謂三辰者建子建丑建寅三
正之歷也不知三正並建而妄議建子天元謂非孔子
夏時之意不知朔歷首寅而誤以日躔星紀爲章部紀
會之元太初以來悠悠長夜矣

東字說

詁卦傳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於時爲春於色爲青
於位爲卯於行爲木於卦爲震其於方也爲東漢太尉
南閣祭酒許慎受學賈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
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
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四篇五百四十部
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
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畢終於亥字始於東所以表天
日之運行明出震之經緯也說文曰東動也從日在木
中日所升降在上曰杲在中曰東在下曰杳聖人法天
著易結搆兩儀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一日月
儀自復至乾三十二卦以當日運自姤至坤三十二卦

以當月運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易之日月儀也一宿位儀自坎至旣濟三十二卦始子畢午自離至未濟三十二卦始午畢子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易之宿位儀也宿位儀六十四卦是謂地易震爲長子位在東方蒼龍之宮太陽之所踴躍奮迅而出也以日月儀運於地易曰儀乾卦臨東方而加震此東方之所以從木古人所謂日在木中者也且北之爲北南之爲南西之爲西其義皆本諸陰陽其字皆象諸出震陰陽順逆分於正北乾右坎左天水遠行故古人制字北同背義說文曰北乖也從

二人相背北方亦曰朔方以畱終始二義也因義轉爲敗北之北借爲分北之北故觀出震旋圖而悟北字之象表暴陰陽也南當離方萬物皆相見也說文艸艸木盛艸然象形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從艸羊聲魏氏曰南離明之位天地之正面也於時爲夏矣陽極而陰生其盛也乃其所以衰也其上從艸者陽盛長極生物畢達也其下從羊者姤一陰生遯二陰生有與於下進而侵陽也余以爲南上從艸表艸木繁茂之形南下從羊著陰陽交午之象也故南之制字法出震圖之離與旣濟也故坎治北而離治南也西兌也日生於東月生西方籀文𠄎𠄎象月之形也日在木中而爲東月光

射木而爲西故古文西字爲栖也說文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栖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夫古之諧聲本以東西之西演爲鳥棲之棲非以鳥棲之棲轉爲東西之西也此說文之誤也出震旋圖日儀乾加於震而在東則月儀坤加於兌而在西此西之所以象兌而栖之所以從木也☵從卜言測筮也故或兼木而爲栖或略木而爲鹵也

外字說

辛卯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朝卜主貞自子至巳六爻自下而上得屯占屯得咸占咸其體順而爲內夕卜主悔自午至亥六爻自上而下得屯占蒙得咸占恆其體逆而爲

外故古人制字以夕卜爲外也六書精蘊曰內在中也
道無中邊就形體論則有內外賓主辨焉故從冂爲界
限自外而入則內之爲主可知矣內陽而外陰天地之
大義也朝陽而夕陰天地之大限也卜筮之法內卦爲
貞體也主也外卦爲悔用也客也夕卜則主悔就動處
求近應也取夕卜爲外何往而非尊陽善言內外莫如
精蘊而許氏說文謂卜尙平旦今夕卜於事外矣此字
說之崎嶇者也朝象日光旁射升而未高故從𠂔而諧
月夕象月之初生夕見西方故示月之半體此夕所以
從月而悔卦所以爲外也貞悔者卜筮之要也洪範七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

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筮法不傳後人不
知貞悔之義因左傳言蠱之貞風其悔山遂謂內卦貞
外卦悔因國語言貞屯悔豫又謂本卦貞之卦悔使以
外字證之則狐疑釋矣古人貞作鼎從卜從鼎悔作𢇛
從卜從母故悔之與外文形相類而文義相通也

五德廣訓

辛卯

滅從火從戌釋曰火墓於戌取以爲意故丙丁火運生
寅墓戌滅字表之矣戌從戊從丁釋曰萬物土生之土
戌之五衍一而地六成水五衍三而地八成木五衍二
而天七成火五衍四而天九成金故戊己中宮分王四
時戌字表之矣未從木從一釋曰未木墓也故甲生在

亥乙不墓戌未字表之矣使丁以柔火寄生於酉火之
亞墓應在丑宮滅字制文不當主戌使乙以柔木寄生
於午木之亞墓應在戌宮戌中藏木不符火滅使癸以
柔水寄生於卯水之亞墓反在西南未無水象不應文
義使戊己長生攀申寄寅土德不綱附命水火以戌爲
成象理安在此韓退之以識字勉人而前哲立言考古
慨六書之不明也朝卜主貞自內而外夕卜主悔自外
而內故字合夕卜而爲外蓋周易朝屯暮蒙七十二卦
迭來變化之運一外字而已矣日生於卯明啟東方帝
出乎震乾臨長子故字曰乘木而爲東蓋遇師孚剝天
易地易六十四卦出震之道一東字而已矣乾坎順逆

天水遠行陰陽變遷生死交易故字兩相背而爲北蓋
地易南離北坎三百六十周天星漢之象一北字而已
矣日躔始斗度在建星大火西流實當秋候故秋字從
禾而火流蓋歲差運斗迴箕七十二年分秒累積之數
一秋字而已矣金德主聲西方金位庚爲陽金是司樂
律故庚字象庸而主音蓋納音甲子始商六十律隔八
旋宮之義一庚字而已矣秦燒六籍滅裂聖學奉蓍無
貞悔之占陳圖亡出震之式歲差昧斗建之鄉律呂亂
黃鍾之矩幸六書可攷大意猶存天下有深思好古之
士則六經疑義可尋點畫而求也

豐草菴文集卷二

豐草菴文集卷三

文苑編

吳興董說若雨著

文苑英華詩略序

辛卯

余欲爲風雅編年而未成蓋以詩繫事以事繫年以年繫代古今大略可吟詠而見也如漢建安十八年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立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八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於是王粲作顯廟頌其首章曰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啟洪源貽燕我則卒章曰無思不若允觀厥崇是帝

廟之辭也建安二十年三月魏公自將擊張魯十一月
張魯將家屬出降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
封閭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爲列侯於是
王粲作從軍行其首章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
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次章
曰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四章曰籌策運帷幄一絲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
官臣詞旨飄搖乍君乍相是王粲勸進之辭也晉大興
元年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晉王斬纓居廬百官
請上尊號丙辰晉王卽皇帝位夏四月段匹磾留劉琨
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

碑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
碑事泄匹碑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碑
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朝廷以匹碑尙彊
翼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温嶠表現盡忠帝室家
破身亡宜在褻恤盧諶崔悅因末桎使者亦上表爲琨
訟冤今讀越石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
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是江
左喪亂之音也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己亥上如
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
實京口於是顏延之有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之詩其

詩曰睿思纏故里巡駕而舊垌陟峰騰輦路尋雲抗瑤
蜚有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之詩其詩
曰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
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是
延之侈諛之辭也唐玄宗開元十年夏四月己亥以張
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
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閏五月壬申張說巡邊秋九月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禽之
其黨悉平玄宗送張說巡邊詩曰端拱復垂裳長懷御
遠方股肱申教義戈劍靖要荒命將綏邊服雄圖出廟
堂三台入武帳八座起文昌是開元神武之略也雖然

其詞自揚可以考世變矣肅宗寶應元年建卯月辛亥
朔赦天下復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
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而杜甫有建都十二韻曰蒼
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都
分魏闕下詔開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
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
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客江劍
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
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暉炤北原其辭沈是年代宗
卽位高適官於蜀召還而甫有寄高適詩曰楚隔乾坤
遠難招病客魂詩成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

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樽其辭直代宗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既去承嗣卽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眾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而杜甫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曰劍外

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
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卽從
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其辭飛揚廣德元年冬
十月吐蕃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
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
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乙亥上方治兵而吐
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而杜甫有
遺憂詩曰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眞受諫無今日臨危
憶古人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
太頻其辭危苦大歷二年九月吐蕃眾數萬圍靈州遊
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

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而杜甫有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曰崆峒西極過崑崙馳馬繇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其辭勁直而樂逸故甫之詩並與時事相經緯而世謂之詩史此編年之略例也至於宋元已來未易人舉而歲述也辛卯春日與友人商略文章偶標此義聞者賞絕使余一鼓作氣余漫應曰未也適牀頭疊文苑英華力疾論定其詩名曰詩略寧獨斷無雷同致書友人曰董生異日編年之役亦如是書矣

非煙香記

辛卯

六經無焚香之文三代無焚香之器古者焚蕭以達神明爾雅蕭荻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祭祀以脂熬之詩曰取蕭祭脂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是也凡祭灌鬯求諸陰炳蕭求諸陽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故古制字者香取諸黍稷馨香說文馨芳也從黍從甘會意魏氏以爲從黍從鼻以香從黍故古之香非旃檀水沈人閒寶鼎皆商周宗廟祭器而世以之焚香然余以爲焚蕭不焚香古太質不可復焚香不蒸香俗太躁不可不革蒸香之鬲高一寸二分六分其鬲之高以其一爲之足倍其足之高以爲耳三足雙耳銀薄如紙使鬲坐烈火滴水平盈其聲如洪波急

濤或如笙簧以香屑投之遊氣清冷細縕太玄沈默簡
遠歷落自然藏神納用銷煤滅煙故名其香曰非煙之
香其鼎曰非煙之鼎然所以遣恆香也若遇奇香異等
必有蒸香之格格以銅絲交錯爲窗爻狀裁足羈鬲水
泛鬲中引氣轉靜若香材曠絕上上又徹格而用簞蒸
香簞式密織銅絲如簞方二寸許約束熱性湯不沸揚
香尤杳冥清微矣余非獨焚香之器異於人也余囊中
有振靈香屑是能薰蒸草木發揚芬芳振靈香者其藥
不越馥草甘松白檀龍腦然調適輕重不可有一銖之
失振靈之香成則四海內外百草木之有香氣者皆可
以入蒸香之鬲矣振草木之靈化而爲香故曰振靈亦

曰空青之香亦曰千和香亦曰客香名客香者不爲物
主退而爲客抱靜守一以盡萬物之變亦曰無位香歷
眾香而不留亦曰翠寒翠言其色寒言其格也亦曰未
曾有香百草木之有香氣者皆可以入蒸香之鬲此上
古以來未曾有也亦曰易香以一香變千萬香以千萬
香攝一香如一卦爻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此天下之至變易也自名其居曰眾香宇名其圃曰
香林天下無非香者我爲之略例者也頃偃寒南村薰
鑪自隨摘玉蘭之闌蕊收寒梅之墜瓣花蒸水格香透
藤牆悲夫世之君子放遯山林與草木爲伍而不知其
爲香也故記非煙香法以爲獻

博山鑪變

焚香之器始於漢博山鑪攷劉向薰鑪銘嘉此正器窮
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而古
博山香鑪詩曰四座且莫喧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香鑪
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
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
颺其閒順風入君懷四座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
草殘至呂大臨攷古圖謂鑪象海中博山下有盤貯湯
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回環蓋博山承之以盤環之以湯
按銘尋圖制度可見然余謂博山鑪長於用火短於用
水猶未盡香之靈奇極變也火性騰躍奔走空虛千巖

萬壑繹絡煙霧此長於用火銅盤仰承火上水下湯不緣香離而未合此短於用水余以意造博山鑪變選奇石高五寸許廣七八寸玲瓏鬱結峰巒秀集鑿山頂爲神泉細剔石脈爲百折澗道水簾懸瀑下注隱穴洞穿穴底而置銀釜焉謂之湯池湯池下垂如石乳近當鑪火每蒸香時水灌神泉中屈曲轉輸奔落銀釜是爲蒸香之淵一曰香海可以加格可以置簞其下有承山之鑪盛灰而裝炭其外又有磁盤承鑪環之以湯如古博山旣補水用之短亦避鎔金之俗怪石清峻澄泉寂歷曰博山鑪變夫香以靜默爲德以簡遠爲品以飄揚爲用以沈著爲體回環而不欲其滯緩適而不欲其漫清

癯而不欲其枯飛動而不欲其躁故焚香之器不可以不講也

眾香評

辛卯

蒸松鬣則清風時來拂人如坐瀑布聲中可以銷夏如高人執玉柄塵尾永日忘倦蒸柏子如崑崙立圖飛天仙人境界也蒸梅花如讀鄜道元水經注筆墨去人都遠蒸蘭花如展荆蠻民畫軸落落穆穆自然高絕蒸菊如蹋落葉入古寺蕭索霜嚴蒸蠟梅如商彝周鼎古質奧文蒸芍藥香味閒靜昔見周昉倦繡圖宛轉近似蒸荔子殼如辟寒犀使人神煖蒸橄欖如遇雷氏古琴不能評其價蒸玉蘭如珊瑚木難非常物也善震耀人蒸

薔薇如讀秦少游小詞豔而柔蒸橘葉如登秋山望遠
蒸木樨如褚河南書兒寬贊挾篆隸古法自露文采蒸
菖蒲如煮石子爲糧清瘠而有至味蒸甘蔗如高車寶
馬行通都大邑不復記行路難矣蒸薄荷如孤舟秋渡
蕭蕭聞雁南飛清絕而悽愴蒸茗葉如詠唐人曲終人
不見江上數峰青蒸藕花如紙窗聽雨閒適有餘又如
鼓琴得緩調蒸藿香如坐鶴背上視齊州九點煙耳殊
廓人意蒸梨如春風得意不知天壤閒有中酒氣味別
人情懷蒸艾葉如七十二峰深處寒翠有餘然風塵中
人不好也蒸紫蘇如老人曝背南檐時蒸杉如太羹玄
酒惟好古者尙之蒸梔子如海中蜃氣成樓臺世閒無

物髣髴蒸水仙如宋四靈詩冷絕矣蒸玫瑰如古樓閣
檇蒲諸錦極文章鉅麗蒸茉莉如話鹿山時立書堂橋
望雨後雲煙出沒無一日可忘於懷也

夢遊篇贈五湖客

辛卯

五湖客遭疾愁苦甫辟寒而乞靈犀乍過暑而揮白羽
如遊驪山阿房一日之閒而氣候無主鷓鴣谿董生就
而問焉慚無猛將花卿之句竊慕枚生七發之投敢獻
新夢以當臥遊五湖客曰願卒聞之董生曰嘗夢與子
巾裁白鷺履織桃花水晶柄麝碧玉函茶追向禽之高
跡采洞嶽之英華於是衣拂金雞筇鳴玉乳誦雲密之
蟲碑瞻巨靈之掌路霞宮闕而漢興阪風雨而秦誤峰

向背而名九嶷草叱聲而字神護覽真形於西笈曾不
遑乎夙慕微名山之舊聞恍遊目其如故蹟華陰之靈
嬪躡朱衡之寶露豔雙室之紫煙弔天門之爵樹莫不
窈窕鬱結震蕩馳驚蒙籠繽紛蚴蟉盤固怡神忘返涉
歷無忤萬壑千巖慷慨奔赴笑昌黎之登嶽視險絕而
先懼五湖客曰壯遊哉予歌行路難矣董生曰昔者夢
遊春申城下高閣飛青層樓臨野酒渴求漿垂楊繫馬
抽簪扣扉無人門者轉重閨之雲蔓睇珍館之修雅衣
綵繚而乍聞微歎息于中廈窺梧桐之綠隙苑文君之
新寡屏懸弄玉之圖研借雀臺之瓦羽帳並芙蓉之蒂
紅拂刻珊瑚之把聊徙倚於碧闌憎楊花之漫惹度江

南之哀曲抱琵琶而自寫方庭樹之垂榮忽秋聲之瀟
灑藿萼都梁薰衣自香曲終日暮縱覽縹緲詠高唐而
懷宋玉榻洛神而眷陳王腰緣愁而轉細眉乍斂而還
揚雖金屋趣構明珠夜量未足買此娉婷盈盈畫堂誠
麗人之絕世玉臺之無雙者也五湖客曰予病倦遊不
慕也董生曰復夢與子采藥層峰白雲乍披長松落落
澗石離離卒遇道士髮短耳垂授一丸而未已裂黃素
而敷詞灑南嶽之妙隸演洞庭之寶符唱樂府之升天
執余袂而步虛俯視下土蒼茫可悲蔚藍天院乘風徘徊
芳草如積契平子西京之賦嘉木繞川非魏國芙蓉
之池其宮室則有朱火綺合琅玕空青易仙童初八景

赤城晨鐙之界蕊珠之宮圖著積石臺標七靈其策府
則有玉案清詰錦囊祕文綠字立閣之藉銀刻洞房之
經九變虎書六戊帝音鳳璽封於別殿紫童典於素京
其輿服則有班龍羽車白鸞霄輶握垂珠之仙節帶飛
月之蛟鈴冠式綠霞衣飄鶴翎非錦非繡詭麗芳馨其
音樂則有拊石靈華吹笙雙成持高春之短鼓撫謝妃
之長琴曲曾傳於阿母聲昔奏於幔亭瑤花萬樹爛漫
崢嶸敕招仙之旌旗開玉筵而聚英羣神雁次碧落寒
澄或藏鉤而引沆瀣亦對弈而輸麒麟於是五湖客有
凌雲之思矣慨然曰仙乎仙乎此吾之逍遙遊也

林氏釋

壬辰

定百世之大統者姓也別子孫之流派者氏也今天下不知有姓亦不知有氏天下所謂姓者皆古之氏也欲敦復古道其端有三一推本古姓是爲姓之不易當不祧之祖也一發明今日之姓爲古昔之氏歷世相承實爲今姓是爲姓之始變當本支之宗也一分別子孫旁出各創定今日之氏以辨于古氏爲姓之通變當枝葉之繁也古或以邑爲氏故有菟裘矍相吾丘令狐或以地爲氏故有陵陽少室城池橋關東方西郭市南社北瓜田桐里或以字爲氏故家繇家父方繇方叔子桑子服皇父事父或以名爲氏故力牧之後有牧伯奮之後有奮倉頡句龍季隨常壽或以次爲氏故有孟仲叔季

第五第二或以官爲氏故有爽鳩桑扈南史樂正太祝
司馬調衡宰保訓諫栗謁或以爵爲氏故有公氏侯氏
不更庶長或以德爲氏故冬日本趙老成著宋或以技
爲氏故有巫屠甄陶豢龍屠羊卜人干將或以事爲氏
故有痛姬之痛語兒之兒青牛白鹿鵲冠乘馬或以諡
爲氏故有文閔幽宣惠獻孝肅余之自別爲林氏則以
祖德爲氏也亦曰以地爲氏亦曰以事爲氏亦曰以諡
我始祖貞元公宋金紫光祿大夫良嶽方興抽簪遠逝
卜築茗谿梅村地富梅花公草堂之側有異梅天矯獨
立鐵幹鏘鏘金石聲碧葉如掌下可覆小漁村公賦詩
曰三槐九棘浮雲外一樹寒梅寄我心蓋紀實也公歿

而人稱梅花董公子孫私謚曰梅林先生而一時江左
高人杖履道梅村望先生之故廬皆歎慕梅林董氏遂
名其里曰梅林高宗南渡以五月五日駐蹕譙賞感舊
京之榛莽嘉老臣之忠哲於是易名曰上林而橋其廬
之東曰迎陽名其西橋曰御駕當是時車馬軋然西村
也故名其西曰軋村劉汝一作上林賦云上林之墟大
爲膏腴南臨官道北繞具區迎陽東迴御駕環西中有
董園十丈之梅實爲海內千載之奇故曰以祖德爲氏
而上林者里名也從地故亦曰以地爲氏此我家先世
之高風吳興耆舊之盛事也故亦曰以事爲氏子孫私
謚貞元公曰梅林先生故亦曰以謚乃余之自別爲林

氏實家規不易之法也我族人賢我子孫不賢我以我
林氏爲界以限我子孫勿累我族人我族人不賢我子
孫賢我以我林氏爲籬以隔我族人護持我子孫我慮
我歿而子孫墮我祖德爲梅花之辱我以我林氏爲身
後之訓我慮我修名不永不能以自別之林耀我子孫
我以我林氏爲座右之銘壬辰歲寒梅花載新作林氏
釋端告後人

釋分野

乙未

十二分野主人不主地所謂分野者其先世受封之日
視其國之方所照臨之星爲國之司命者也其國之方
則準於九土其照臨之星則準於初昏法先測封日之

中星則知分星矣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所封之分星謂所封之日其國之方初昏上見某星也封域之分星謂朱鳥蒼龍之正位也出震地儀是也建國之方初昏上見某星者十二分野是也星紀吳越也立枹齊也姬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竈及析木者有

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夫伶州鳩之言則保章氏之遺法也逢公后稷咸稱先世則分野爲先世受封之日國位上見之星可知矣逢公伯陵之後太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太公實因逢公而封齊故齊占立枵則逢公受封之日虛危昏臨齊國也帝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故周占鶉火則后稷受封之日初昏上見柳星也宋主大火則殷之先世受封之日昏見房心也秦嬴姓少皞之後也以皋

陶爲始祖十世曰蜚廉生二子一曰惡來其後爲秦一曰季勝其後爲趙惡來之後五世曰非子初封於秦谷爲秦氏故秦占鶉首則非子受封之日昏見井鬼也季勝之後有造父穆王賜以趙城爲趙氏趙占大梁則造父受封之日昴畢昏臨趙國也魯之始封昏奎婁也故占降婁燕之始封初昏燕見尾箕也故占析木晉之始封晉見實沈衛之始封衛見營室東壁吳之始封吳見南斗越禹之苗裔封於會稽奉禹祀越占牽牛婺女越受封日臨越之星也楚占翼軫鬻熊受封之日臨楚之星也或曰昆吾氏夏爲侯伯始封命星鄭之始封初昏鄭見壽星也故占角亢分野大略主昏臨而不主地主

星而不主度自班固妄剖十二費直蔡邕訛言洋溢唐僧一行輒以雲漢始終傳之譬之若太乙七十二遞千年惘然而抱唐虞之式也

旋宮釋

旋宮遺法在大司樂起調爲角發揚爲徵畢曲爲羽運行而貫終始者爲宮降天之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圓鍾者角聲也謂角聲爲宮黃鍾羽起調太簇下角司發姑洗高宮畢曲也地示之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謂林鍾清宮爲宮太簇角起調姑洗高宮司發南呂下商畢曲也禮人鬼之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謂黃鍾

羽爲宮大呂濁宮起調太簇角司發應鍾濁羽畢曲也
其所言宮角徵羽者始終賓主之虛位其所言黃鍾姑
洗者宮角徵羽之異名不言商者宮動商應無異律也
後世言祭尙柔商堅剛又謂周木德王避商聲者皆妄
也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太師執同律以聽
軍聲而詔吉凶夫太師執律之占卽大司樂旋宮之法
也一言之微必有本末一章之成各有開藏始調候天
發揚候事畢曲候地始調候首發揚候中畢曲候尾本
宮候我外擊候敵同聲候合異管候離本宮候君在軍
候主將起調候導發揚候兵甲在國候禮樂畢曲候成
功其厲候殺戮本宮候中起調候表發候外而遠畢候

閉藏伏謀本宮候社稷角候臣佐發候車騎封疆畢候
民物本宮候四季月角候春視起調發端候夏應徵畢
曲候冬本宮候帥角候將佐徵候部伍羽候采薪本宮
候軍營角候行徵候馳驅羽候旋候來周禮注引兵書
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
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彊角則軍擾多變失
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
兵弱少威明此特五音之影國未窺旋宮之奧府也

釋五行卦象

乙未

自畫卦之始一陽中坎而在北一陰中離而在南三陽
之乾在西北三陰之坤在西南八方卦位定矣天一生

水陽卦左行坎得乾之中陽故坎次乾左行至於東北而爲艮則坎陽自中而升於上也地二生火陰卦右行離得坤之中陰故離次坤右行至於東南而爲巽則離陰自中而降於初也於是坎離會於正東當房心昴畢之道坎升爲艮升極必墜故艮一變而爲震而畫卦太始之位震在東方故坎氣終於東方而水道東行也離降爲巽墜極必升故巽一變爲兌而畫卦太始兌在西方故離氣終於西方而日運西行也陽趨於生而陰趨於殺趨於生故以坎就震震木者坎水之所生也趨於殺故以離就兌兌金者離火之所殺也兌者巽之悔也故風澤中孚兌者艮之伏也故山澤通氣風澤中孚離

降爲巽而就兌山澤通氣坎升爲艮而就兌故坎離始會於東震終會於西兌惟會於兌故坎水東流返於西北而出於乾日從天西行至於西南復稟坤元而遂黃道右旋之性者也此五象之奧也

非煙香法自序

丙申

屹然立非煙之法於天下可以翼聖學東西至日月所出入其閒動物有靈無非聖人者也人人皆爲神聖而後盡人之性百草木皆爲異香而後盡草木之性證聖之學六經是也六經非能使人聖也證香之方非煙是也非煙非能使草木香也故曰可以翼聖學黃鍾蔽六律荒余作律呂發考喉舌濁清之候定六十自然之音

而人或未悟易學自秦漢無統矣余數年前幸稍窺見
出震門戶卦律周輪乃作易發古聖幽微澄若九秋之
天而人或未悟律之不易悟者絲竹因人也易之不易
悟者河洛不言也今非煙香法證百草木之無非香者
風莖露葉指摘可徵繁非若絲竹奧非若河洛也學者
撥灰立悟矣故曰可以翼聖學

題曉寒合錄

丙申

鷓鴣生曰往余作責子詩胎簪兄曰弟過矣我則數譽
我兒余應曰兄何譽兒癖胎簪兄笑曰弟何不譽兒癖
也相與大笑別去數年來樵等漸近筆墨余創爲草菴
四體文冀拔蒙疾四體者一曰測則經學之文也一曰

演則賦頌之文也一日斷則議論之文也一日述則敘
記之文也余嘗著易發律呂發詩發周禮緯諸書漁村
野語未敢就正當世高賢稍令兒輩習之展其天情不
束章句故兒輩近業文於四體中先測測於諸經中先
易詩則其挑鐙之課也曉寒者余家樓名也名曉寒者
余昔夢至峰頂石樓有篆牌七字云七十二峰生曉寒
故以名西偏小樓也又名其潭曰夢石樓潭矣曉寒合
錄之刻則余愁病且死傷兒輩之未竟其學以志其深
悲亦將進而勉之也雖然胎簪兄見之將無言譽兒余
有示兒詩云經傷漢代儒林變詩斥唐人應制非胎簪
兄昔坐斷腸洲畔所吟而賞也余將呼樵兒鼓蘋花之

槩牧兒打瓦鼓耒兒捧釣竿立兄左側余自唱吳興漁人教子謠一甌寒茗敬爲兄壽亦聊以自解其癖矣

題樵耒二兒雜文

丙申

鷓鴣生曰乙酉夏余移家鹿山耒兒始四歲耳一家聚樵船中惘惘西去耒兒生未嘗見青山初望見郭西遠峰綠逕忽失聲曰彼青青者雲堆矣船中人收涕爲笑乃指而告之曰山也已寓鹿山草堂適晨雨卷簾雲滿天了無見也耒兒復失聲曰山亡矣則復聚而大笑樵長於耒三歲時能拾溺中石子布地作小洛書又喜縫櫛葉爲綠蓑衣樣結草像漁父衣蓑持釣耽翫盡日晚則隨余立書堂橋上縱望紅霞縷縷余或裂紙寫唐人

遊仙曲命樵兒緩聲誦之亦便放可聽也歷十餘年作
石子小洛書者弄筆墨造山海卦緯矣狂論歸藏矣表
周禮六夢矣失聲歎山亡者出新意製香箋矣能手定
策卦十八變全圖矣嗟乎歲月新而齒髮改不亦傷哉

書先君贈非翁長歌墨蹟後

丙申

每欲搜羅舊文集先人遺事爲高暉堂家語一書如東
生能始諸先生集中贈和之作爲詩文緣雲棲憨山兩
大師法語爲出世緣與閔康侯先生讐書討論諸文爲
著述緣先人集中前後遊覽名勝諸詩爲山水緣先人
手跋碑版舊文名賢墨跡諸文爲圖書緣清緣畢集子
孫永寶甚善恨病未就也先大宗伯手評兩漢書真本

落人間非仲先生力購歸先人先人手書長歌爲謝非
仲先生義甚高家語圖書緣此爲冠矣昔康侯先生家
富藏書天性嗜學如劉伯倫之於酒謬謂余讀書無經
生習氣辛壬己後或徵奇字或證異聞尺書日走潯上
病甚猶強起寄書於余論同名錄二百餘字言微楷細
也康翁於余家殆世有著述緣而數年來非仲先生授
經南村憐余愁病則爲余買書故病孔雀編載志感詩
有萬卷子孫能永保只教世世頌高賢之句非翁於余
家亦世有圖書緣矣

芝筠詩序

丙申

唐書稱李白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

謫仙人也余獨謂知章一時豪語政未盡善攷神仙傳
白石先生嘗煮白石爲糧謂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
於人間時人呼爲隱遁仙人而十洲記言方丈在東海
中與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有金玉
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
也夫神仙曲匿風塵俯悲文苑虛雲霄之位自放於山
水文章是亦飛仙之高隱者耳安在其爲謫哉我家芝
筠負仙才發爲文章去塵埃萬里興世人語如蜀道未
關與芝筠語如海躍初日人間文字卑不足論高者如
唐樵晉帖讀芝筠文蛟龍破山而出橫絕乎九天忽迴
翔安流蕩蕩使人神悅人間詩歌亂若風葉聲情背馳

神理伏匿法古者愚自運迷惑風雅墜於地執卷慟哭
讀芝筠詩實爲詩林之岐伯幽曠之言已人痼疾十五
國風藉茲發藥甚矣人聞之幸也芝筠不求聞達如古
白石眞玄吟詠示人表則余則土木形骸悠悠忽忽近
戒綺語斷自七月作焚研辭與詩卷長訣賴我芝筠未
倦聲律余亦幸甚是惠我以清緣逸我以山澤藉令芝
筠揮手吟壇蕭條寂寞靈文祕藏與枯禪合轍余安得
不痛心文喪孤峰坐寂扣茅蓋頭悲結未釋故序芝筠
之詩使余飛揚跋扈神朗志適飄飄然與山雲俱浮高
鳥並越而筆亦從此絕矣